



不咸遗韵 萨满长歌

——再赴长白山寻千年根魂

□杨芳

周末，几位老友去郊外农家乐游玩。临近中午，我们选择了一家铁锅炖饭店用餐，席间，那灶里柴草熊熊燃烧的场景，瞬间将我带回到遥远的童年。眼前，仿佛浮现出老家久违了的柴草垛。

孩童时代，老家的柴草垛堪比一户人家的门面与窗口，能折射出这个家庭的生活境况。谁家柴草垛堆得又多、又高、又规范，就可以断定这户人家日子过得红火殷实，主人勤劳能干；这人家，肯定是上等门户，让人高看一眼。

当年，我家的柴草垛在全村常拔尖问鼎，可谓种类繁多、数量庞大，其主要“货源”渠道有四：

其一，生产队分的柴火。主要包括麦秸、豆秆、高粱秆、玉米秆等。那时，只要生产队长在村路上吆喝一声：“分柴火了！”各家各户便一呼百应，推车的、挑担的，鱼贯涌入场院，排队等候分柴。若分柴数量多时，生产队就用马车，分户送到各家门口。勤快的人家，往往事不过夜，傍晚收工后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把分得的柴火搬入院子码垛。

其二，自留地产的柴火。主要是玉米秆、高粱秆、土豆秧、葵花秆等，是家里柴火的重要补充。每到夏秋时节，我们先把自留地里的土豆、葵花、玉米、高粱等果实先期收回，防止猪啃鼠咬；再把秸秆留在地里晾晒，待干透后，打捆归堆，陆续以肩扛、背驮、车推等方式，运回院里码垛储藏。

其三，家人拾捡的柴火。拾柴是件亦苦亦乐的差事。每年秋风乍起，粮食尽数归仓之后，尤其到了冬天来临，哥哥、我，还有两个弟弟，每人背着一个柳条筐、扛着一把铁耙，顶风冒雪，四处寻找可烧的柴草。田野、沟渠、路边或低洼处，北风呼啸而过，枯草落叶积了厚厚一层，这便是我们捡柴的好去处。

其四，捡拾牛马粪当柴烧。夏日，我们紧紧盯着草甸子里的牛马群，顶着烈日阵雨，忍着蚊虫叮咬，就为了多捡些牛马粪。这些粪块，一部分用来取暖，把小屋烧得暖烘烘的；一部分卖给生产队，临近年关时换点书费和零花钱；还有一小部分送到学校，完成学校布置的上交粪肥任务。

老家的

柴草垛

□战福君



我家的柴草垛不仅体量庞大、高高耸立，还码放得整齐有序，这一切都离不开母亲的用心打理。她是家中码垛的总调度，家中收来的各类柴草，都依照母亲的安排分门别类规整摆放，做到“长对正、高平齐、宽相等”，看着舒服，俨然成为乡间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哥哥是码垛能手，力气大又懂技巧。码垛之前，他必先挑选地势偏高、排水通畅的位置，常用土坯与碎砖块铺垫垫底，再由外向内逐层堆叠。堆至半人高时，哥哥独自登上垛顶整理摆放，我与弟弟在下方用农具递送柴捆，兄弟几人齐心协力，一座座柴草垛愈发高大厚实。哥哥码好的柴草垛外形圆润饱满，坚固结实，任凭风吹雨淋也不易松散坍塌。

柴草垛旁，亦是我潜心学诗的绝佳之地。我的家乡是远近闻名的农民诗乡，乡里诸多村民皆能随口吟出质朴小诗。我自幼耳濡目染，时常登门拜师研习诗作。一日，我与哥哥一同堆放柴草之时，诗兴大发，即兴写下一首打油诗《柴草垛》：“柴草垛，摆得圆，哥哥堆柴上了天。撕块白云擦擦汗，凑近太阳吸支烟。”几位兄弟听罢，大笑开怀。

那时的我，最爱邀约伙伴在柴草垛间捉迷藏，常常在松软的柴草垛掏出小洞藏身。记得有一次，邻家铁蛋和我们捉迷藏，天黑了也没回家，这可急坏了他的家人。我们满村寻找，最后在柴草垛里把他抓了出来。询问缘由才知，他一心躲藏捉弄众人，不料身处柴草中悠然惬意，竟沉沉睡去。看着他睡眼惺忪、满头满脸草渣的样子，我们忍俊不禁……

老家柴草垛，是早年乡村时代的象征，是勤劳农民农耕时代搭成的一座座艺术品。藏在柴草垛里的那一桩桩琐碎、温暖的往事，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，挥之不去……



我们这疙瘩

这是我第N次踏上长白山的土地。

适逢春日，暖意刚漫过家乡的江岸，我便循着松风的气息，再次向这座东北腹地充满传奇的山奔去。车窗外，林海像被春风拂过的绸缎，层层叠叠向天际铺展开来，带着刚从寒冬中苏醒的清新与生机，每一寸草木都透着新生的欢喜。当视线越过山巅那道银白的脊梁时，我忽然生出一种穿越千年的恍惚——眼前的长白山，分明是一部用亿万年时光写就的史书，每一寸岩石都刻着地壳的震颤，每一缕云雾都藏着族群的密码。

这一次站在它的面前时，心境早已沉静，我不再执着于天池的澄澈，也不再贪恋温泉的舒适，只想循着时光的脉络，去抚摸它覆雪凝霜的肌肤，倾听它藏在云海松涛间，千年不语的心跳与呼吸，用一颗虔诚的心去探寻这座圣山藏在岁月里的根脉与魂灵。

长白山的古老，始于地壳深处的躁动。2500万年前，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碰撞，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大地。玄武岩浆顺着地壳的裂隙奔涌而出，炽热的火焰撕裂岩层，将火山灰抛向苍穹。一次次喷发，一次次冷却，玄武岩的基石层层堆叠，终于托起了这座横亘东北的巨大山体。第四纪冰川又以千万年的时光为刻刀，雕琢出U形冰谷与冰碛地貌，让山巅形成了如今这汪深不见底的天池——它是火山口凝结的眼眸，是大地馈赠的蓝宝石，也是长白山亿万年的沧桑的见证。

冰川消融，山泉汇聚，松花江、图们江、鸭绿江从这里发源，像三条银色的纽带，将长白山的滋养送往千里之外的平原与江海。森林在肥沃的火山灰上肆意生长，苔

G334沿线有个泉水屯。泉水屯这个名字，是根据此地11处大小不一的泉眼起的。

一路上，我时常有一种错觉，路就像一条河，一条固体的河，一条黑色的河。它同由松花江、图们江延伸出来的丰满水系，一黑一白，一明一暗，一阴一阳，在东北大地上彼此交错，又不时分开，相互守望，相辅相成。

这些丰富的血脉，无限滋养着这片土地，每一个平缓的山坡，都能看到收割过的稻田，每一片收割过的稻田，都在诉说着这里曾有的收成。

还记得那个上午，当车子毫无预兆地，一头钻进泉水屯的怀抱，我便第一时间理解了它为何名为“泉水”。道路两旁，目力所及，是幢幢干净整洁的农家房舍，被暖阳一照，白色的墙壁就像波光粼粼的水面一般，闪闪发亮。更美好的是，它真是像水一样的小村屯，仿佛有看不见的水汽萦绕着我，这真挺神奇。难道，这就是那11口泉眼的作用？我迫不及待地寻找起传说中的泉眼来。

循着窄窄的村路，我一直向前。两旁矮墙上，摆了许多棕色的坛子。这些坛子都非常具有朝鲜族特色。熟知当地民俗和饮食习惯的我，一下子就猜出，这些半旧的坛子，一定是过去用来下酱或者腌制泡菜的。而今，它们从工作岗位上“退休”了，又摇身一变，成了装饰品。抑或，还可能是一种乐器？比如，一旦夏天下雨了，豆大的雨点砸在这些坛子上，一定会叮当作响，就像敲击乐器似的。想到这儿，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大胆地猜测一下，如果到雨雨特别大，坛子里的雨水满了，溢出来了，说不

原在山巅铺展成温柔的绿毯，珍稀的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。这片山林，从诞生之初，就把最慷慨的馈赠，悉数捧给了世间生灵。而比生命更古老的，是那些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族群记忆。

最早叩响长白山山门的，是肃慎人。在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中，这座山被记为“不咸山”，山之北，便是肃慎人的家园。这是中国东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，也是长白山最早的守护者。他们以山林为家，以渔猎为生，依着长白山的节律生存，春采山珍，夏逐渔猎，秋储果实，冬避严寒，用最原始的方式与这片土地共生。

肃慎人擅长狩猎，他们用楛木做箭杆，取青石磨箭头，制成的“楛矢石砮”锋利无比，既是狩猎利器，也是联结中原文明的珍贵信物。周武王克商后，肃慎人千里迢迢跋山涉水，带着长白山最珍贵的礼物前往周都朝贡，这不仅是长白山先民与中原的一次文明相拥，更让长白山从此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东陲印记。周成王时期，肃慎人再次遣使来朝，成王命大臣作《贿慎慎之命》予以褒奖，明确“肃慎、燕、亳，吾北土也”，长白山的血脉，自此与中原紧密相连。

肃慎人敬畏自然，他们相信长白山是神灵栖居之地，从不滥伐林木、不妥猎生灵，把对山林的感恩刻进日常。这种敬畏自然、守护家园的信念，化作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，融入了每一个长白山儿女的血脉。时光流转，肃慎人演变为挹娄、勿吉、靺鞨，再到女真、满族，长白山始终是他们心中不可撼动的圣山。金王朝尊其为“灵应王”，岁岁祭祀祈求国泰民安；清王朝以封禁之策守护这片祖先故土，而民间流传

定还会将这些矮墙变成一串高矮不一的小瀑布呢！

不知道又走了多久，我终于看到那块刻着“不老泉”三个字的大石头。为什么叫“不老泉”呢？我顺着缓坡往下走了几步，一口清冽的泉眼就藏在一棵大树下，泉水源源不断地往外冒。顺着缓坡，流淌出了一弯月牙形状的小溪。

我赶忙掏起一捧珍贵的泉水，想洗洗手，可还没等洗，水就滋滋一下渗进了皮肤里。我的手变成了两块小小的海绵，泉水

的仙女沐浴、神鹊衔朱果的神话，更让长白山成为其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原乡。

我虽未登临山巅、亲至天池，却依旧能在这连绵林海间感受到它自远古而来的苍茫气息。脚下的玄武岩带着亿万年的寒凉，山风穿过林海峡谷，卷起松涛阵阵，像是远古先民的低语，又像是长白山始终不变的呼吸。春日的山风裹挟着林间的清香，混着新抽松针的清新，与夏日湿热、秋日萧瑟、冬日凛冽的风全然不同，这份温柔的触感，让人心头格外舒展。云雾在山巅流转翻涌，时而遮住神话般的容颜，时而散开露出那半融半雪、半枯半荣的仙境般景致。光影交错，仿佛能看见千百年间，先民们在山林中奔波、在江畔劳作、在山脚下繁衍生息的身影，一代又一代人，靠着长白山的滋养，扎根、生长、传承。

归来时，林间的空气里混着松针与泥土的清香。路过溪边，能看见刚冒出的参芽藏在腐叶之下，带着长白山独有的温润与珍贵。人参，是长白山捧给这片土地最珍贵的宝藏。它汲取山林灵气，在火山灰的滋养下缓慢生长，既是滋养身心的珍宝，也是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符号，更是长白山给予人类的厚礼。

驱车返程，站在40里外远眺长白山峰，它的巍峨身影愈发沉稳厚重，像一位沉默而宽厚的老者，静静守护着脚下的土地。亿万年时光流转，它见证过地壳的沧海桑田，见证了族群的更迭变迁，见证过文明的交融延续，更见证着如今。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在它的庇护下，过上了无比幸福的生活。瞬间，漫洒的夕阳将天际染成了暖金色，原本素白洁净的山峦在暮色里披上一层柔和的光晕，更像一位身披霞光

来到它面前。我被这些调皮的泉水逗笑了，也越发好奇，其他的泉水是不是也如这眼泉水一般活泼？可是接下来，我不得不失望了，因为曾经的11口泉眼，只有眼前这一口还未干涸。

泉水还在源源不断地流着，似乎丝毫没有发现我的遗憾。我蹲在它面前，重新打量这口泉眼，这才意识到，这口活泼的泉水，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它目睹过泉水屯的变迁，见证了诸多村民的生活，甚至，送别了

的年轻人，鲜活明亮，充满生机与希望，正接过岁月的嘱托，肩负起守护家园、开创未来的使命。

时至今日，长白山依旧以它博大的胸怀，滋养着每一个依偎在它身旁的人。它用连绵的林海净化着天地间的空气，用奔流的三江哺育着万顷良田，用丰富的物产给予人们富足的生活；林间的山珍、地下的矿泉、神奇的人参，还有如画的山水，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，更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精神家园。我们生于斯、长于斯，听着长白山的古老传说长大，靠着长白山的慷慨给予幸福地生活着。

春去秋来，寒来暑往，长白山始终静静矗立，用它的古老与包容，守护着一方烟火，滋养着一方生灵。它把亿万年的沧桑化作温柔的恩泽，把千年的文脉化作传承的力量，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既能享受到自然赐予的幸福，也能守住心中那份对大山的敬畏与眷恋。春日的奔赴，让我更真切地触摸到了这座圣山的新生与厚重，这份独有的心境，是其他季节无法给予的。

这份来自长白山的庇佑，从未消散；这份融于血脉的热爱，永远滚烫。我们会始终怀着对这座大山的感恩与敬畏，守护它的青山绿水，传承它的古老文脉，在长白山的滋养下，守着这份独有的幸福安稳，一代又一代，生生不息。而长白山的故事，也会伴着天池流水、林海松涛，伴着不咸遗韵、萨满长歌，永远流传，成为中华大地上永不褪色的古老传奇。



寻韵吉林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气。它们搭乘风的翅膀，可以飞上泉水屯的屋顶，让百年老屋的瓦片上长出一棵棵瓦松；可以跳到泉水屯的老树上，让干枯的树枝变得湿润。

所以，清风里，其实还藏着一条河。一条透明的河。一条看不见的河。一条无法察觉却又无处不在的河。我的余光里，竟然看到了那条河。咦？我猛地将视线向那个方向投去，我看到了一面红旗。

这时，我才意识到，泉水屯里，有的房子是插着红旗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站在低矮的院墙外，继续仔细分辨，终于发现了答案。原来，没有插着红旗的房子，是空着的，是没有人居住的；而插着红旗的房子，有人住在里面。

泉水屯的村民真聪明！我仰望着那面鲜艳的红旗，它时不时地被风扬起，像是一片红色的波浪。是呀，如果说水系丰满的松花江、图们江是流动的白色的河，绵延通畅的G331、G334是固体的黑色的河，这一黑一白、一阴一阳之外，其实，还有一条红色的河。泉水屯一直拥有三条奔腾的河，一条白色的，一条黑色的，还有一条红色的……它们都是泉水屯真正的生命之源。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了大地的脉搏跳动了一下，像是这片大气磅礴的白山松水在应和着我。

红旗飘扬泉水屯

□紫华

顺着我的手掌，湿润了我的手腕，也润泽了我的灵魂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小小的泉水屯会四处洋溢着清透的水汽了，这水的好奇心实在太强了，因为好奇，它们无孔不入。在大地上，它们遇到小树，就会钻进小树的树根里看一看，遇到稻田，也想钻进稻穗里看一看。现在，它们遇到了我这个陌生人，肯定也好奇我是谁，这才会滋滋一下，钻进我的手里、我的心里，看看我为何

它的一个又一个“兄弟姐妹泉”。而它却始终如一，从未干涸，从不去，就像时间一般顽强，难怪当地人会叫它“不老泉”。所以，因为它的坚持，身处东北的泉水屯才这般润泽吗？我不解地看着眼前这口小小的泉眼，忽然一阵风刮过，我感觉到一股湿润的空气，正拂过我的脸颊。我恍然大悟了什么。水，不光是液态的，还能化为无形的